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公 羊 義 疏

(三)

陳 立 著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公羊義疏

(三)

陳立著

國學基本叢書

公羊義疏十二

桓四年

盡五年

四年春正月公狩于郎〔疏〕

隱元年左傳費伯帥師城郕杜云郎魯邑高平方與臨東南有郁郎亭春秋正辭云狩不月此月決不王也

狩者何田狩也〔注〕田者蒐狩之摠名也古者肉食衣皮服捕禽獸故謂之田取獸于田故

曰狩易曰結繩罔以田魚〔疏〕

注田者至名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四時之田總名為田何為田除害也繁露深察名號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禴無有不皆中天意者是

散名有蒐狩之別總號則曰田也毛本作總鄂本宋本罔本監本同作摠董仲舒皆本公羊立說公羊無夏田繁露有夏禴者後人妄加也范云春而言狩蓋用冬狩之禮杜云周之春夏之冬也田狩從夏時○注古者至之田○禮記禮運云昔者先王未有火化食草木之實鳥獸之肉飲其血茹其毛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舊疏云此古者謂三皇之時也按禮運又云後聖有作然後修火之利疏云謂神農也則當是庖犧以前事又易繫辭云黃帝堯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則神農時猶衣皮服也故舊疏引鄭易注云始去羽毛又引鄭注易說云古者田魚而食之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猶存其蔽前重古道不忘本也是也詩鄭風太叔于田云叔于田傳田取禽也是取義於捕禽獸也又兼為田除害義○注取獸至曰狩○此獸狩疊韻為訓也國語齊語云田狩畢弋章注狩圍守而取禽也守狩亦疊韻為訓○注易曰至田魚○鄂本宋本同作罔罔本監本毛本作罔非約繫辭傳下文也彼云作結繩而為罔罔以田以魚蓋取諸離李氏易傳引虞翻注云離為日巽為繩

目之重者爲罟。故結繩爲罟。坤二五之乾成禽。巽爲魚。坤二稱田罟。取獸曰田。蓋取諸禽也。則虞本無罔字。繫傳叙於庖犧世。知在神農修火利以前也。易本或作佃漁者。呂氏音訓云。陸氏曰。佃音田。亦作田。漁音魚。本亦作魚。又言庶反。馬云。取獸曰田。取魚曰漁。春曰苗。〔注〕苗。毛也。明當見物取未懷任者。〔疏〕

注苗毛至任者。○說苑修文云。苗者。毛取之。毛猶親也。詩關雎。左右芼之。玉篇見篇引作親。親謂擇也。言

春時萬物懷任。當擇而取之也。當見。鄂本作當毛。疑古本作親。後人脫去毛旁。遂作見。鄂本又脫去見旁。只作毛耳。爾雅釋天。以苗獵名。與左氏隱五年傳同。左疏引孫炎爾雅注。及周禮鄭注。並以夏田爲苗。爲擇取不孕任者。若治苗去不秀實者。與何義合。然不若以親釋苗之較爲簡捷。御覽引白虎通亦云。夏謂之苗。何。擇去懷任者也。惟皆謂苗爲夏田。何氏所不取。郭注爾雅云。爲苗除害。就夏田釋耳。然卽如左傳周禮爾雅所記。四時田獵。皆爲苗除害也。豈獨夏爲然哉。任妊通。史記鄒陽傳注。糾任者。觀其胎產。又方書。督脈屬陽。循脊而上至鼻。任脈屬陰。循腹而上至咽。女子二十任脈通。則有子。秋曰蒐。〔注〕蒐。簡擇也。簡擇幼稚。取其大者。〔疏〕

注蒐簡至大者

○釋文作曰度。本又作搜。亦作蒐。國語周語。蒐於農隙。韋注。蒐。擇也。禽獸懷任未著。搜而取之也。御覽引白虎通云。秋謂之蒐。何蒐索肥者也。說苑云。蒐者。搜索之。皆與此義合。爾雅以蒐爲春獵名。注。搜索取不任者。穀梁傳釋文。蒐。糜信作搜。搜訓求。故有簡擇之義。幼稚。宋本同。閩本。監本。毛本。稚。改稗。下同。范云。蒐。擇之。舍小取大。冬曰狩。〔注〕狩。猶獸也。冬時禽獸長大。遭獸可取。不以夏田者。春

秋制也。以爲飛鳥未去於巢。走獸未離於穴。恐傷害於幼稚。故於苑囿中取之。〔疏〕

注狩猶至可取。○詩車攻云。搏

獸于敷。水經注及東京賦。並引作薄狩于敷。初學記引作搏狩。蓋狩本古獸字。淮南覽冥訓。狡蟲死。高注。蟲狩也。漢石門頌。慧虫孽狩。皆以狩作獸也。詩亦當作狩。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御覽引白虎通云。冬謂之狩。何。守地而取之也。說苑云。狩者。守留之。惠

氏棟毛詩古義云搏獸于敷水經注引云薄狩于敷東京賦同徐堅初學記引作搏狩按狩本古獸字故鄭箋云田獵搏獸也何休公羊注云狩猶獸也說文犬部狩火田也段注釋天曰冬獵爲狩周禮左傳公羊穀梁夏小正傳毛詩傳皆同又釋天曰火田爲狩許不稱冬獵而稱火田者火田必於冬王制曰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言火以該冬也爾雅郭注云得獸取之無所擇詩疏引李巡云冬圍守而取禽無所擇也范云狩圍狩也冬物畢成獲則取之無所擇○注不以至取之○舊疏云正以周禮四時皆田故也按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見周禮大司馬職禮記王制云則歲三田鄭注云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彼疏引何氏廢疾云運斗樞曰夏不田穀梁有夏田於義爲短鄭釋之云四時皆田夏殷之禮詩云之子苗選徒囂囂夏田明矣孔子雖有聖德不敢顯然改先王之法以教授於世若其所欲改具陰書於緯藏之以待後王穀梁四時田近孔子故也公羊正當六國之亡讖緯見讀而傳爲三時田作傳有先後雖異不足以斷穀梁也又引釋廢疾云歲三田謂以三事爲田卽上一曰乾豆之等按鄭注王制以夏不田爲夏制而釋廢疾又以四時田爲夏殷禮蓋殷周之誤惟又以歲三田爲以三事爲田與禮注乖當以禮注爲正劉氏逢祿云鄭於王制注云歲三田者夏不田蓋夏時也穀梁後於公羊徒據經文公羊得之口授非六國時見讖緯而作也漢初公羊盛行故王制據以爲三田以爲夏時則無據三事田則自亂其例矣易述田事凡六爻以卦氣言之解二月春田也巽八月秋田也大畜秋分前五日曰日閑輿衛言治兵也師比四月夏田也離初九主夏至以後無田冬夏至陰陽之微易重氣始義當安養屯十月戒從禽也然則春秋夏不田冬狩改於孟春皆述殷制與夏時周易微有損益若周官六國時書固不合也說苑云夏不田何也曰天地陰陽盛長之時猛獸不擾鷲鳥不搏蝮蠱不螫鳥獸蟲蛇且知應天而況人乎哉是以古者必有象牢與此義相足孔氏通義謂周禮四時皆田傳唯舉三時者諸侯之制也禮天子周城諸侯軒城天子宮懸諸侯軒懸周四望魯三望天子備四時之祭諸侯闕其一以下於王故唯三田而已何邵公以爲春秋之制夏不田者妄也繁露云獵禽獸者號一曰田田之散名春苗秋蒐冬狩夏獮可證公羊師說有四時田矣按夏不田劉向鄭康成俱有是說知非何氏搆造繁露自承祠祔烝嘗四時祭祀之爲說蓋卽申明周禮不必卽爲說春秋公羊先師以三田爲春秋制故漢博士據以作王制所謂春秋爲後王法也王

制明云天子諸侯非專謂侯制可知。又考孟子梁惠王篇今王田獵於此百姓聞王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疾首蹙頰而相告曰吾王之好田獵夫何使我至於此極也。趙注田獵無節以非時取獸也蓋亦指夏田爲非時也。禮記月令季春田獵罝罠羅網畢翳餒獸之藥毋出九門孟夏之月驅獸無害五穀無大田獵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鳩化爲鷹然後設罝羅昆蟲未畢不以火田皆夏不田之義國語魯語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其罟而棄之曰鳥翼戴卵魚禁鯤鰔獸長鸞麋皆卽何氏恐傷幼稚意也。於苑囿中取之者預畜於囿以備祭祀之用說苑所謂必有象牢者是也。孔氏之說僅矣。

以其地遠諸侯田狩不過郊〔疏〕注以其至過郊○舊疏云以其地遠而舊云以其去大野遠故言遠者非校勘記云當作以其去野太遠若然下十年冬齊侯衛侯鄭伯來戰于郎傳云郎者

何吾近邑者蓋郎爲遠郊之地故禮記檀弓云戰于郎而哀十一年左傳謂郊之戰別國來戰深入竟內故曰吾近邑若尋常田狩近郊之地皆可必勞師罷民去國遠遊故示譏焉杜云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孔疏隱五年公矢魚于棠傳曰言遠地也僖二十八年天王狩于河陽言非其地也舉地名者皆言其非地故知此郎非國內之狩地故書地也若國內狩地大野是也哀十四年傳西狩于大野經不書大野明得其常地故不書耳由此言之則狩于郟蒐于紅及比蒲昌閒皆非常地故書地也田狩之地必有常者古者民多地狹唯在山澤之間乃有不殖之地故天子諸侯必於其封內擇隙地而爲之僖三十三年傳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是其諸國各有常處違其常處則犯害民物故書地以譏之又云公羊說諸侯遊戲不得過郊左氏無此義要言遠者亦是譏其失常地也按孔氏左疏甚該洽而舊疏以郎邑在郊內其屬地在郊外若據邑言之則爲近若據地言之則爲遠不知以狩不過郊言之此郎則爲遠以他國來戰言之已入竟內此郎又爲近也義各有當不必牽合二經轉迂回不可通也。

諸侯曷爲必田狩〔注〕据有囿也〔疏〕注据有囿也○舊疏云卽成十八年築鹿囿之屬是也說文囿部囿苑有垣也一曰禽獸曰囿國語周語云囿有林池楚

辭惡命云。熊羆羣而逸。韋昭王逸注皆云。圍苑也。呂覽重已篇注。畜禽獸所。大曰苑。小曰圍。周禮圍人職云。掌圍遊之獸禁。鄭注。圍遊。圍之離宮。小苑觀處也。掌獸以宴樂視之。彼疏引書傳云。鄉之取於圍。是勇力取。是圍亦爲蒐狩之常處也。知諸侯皆得有圍者。詩靈臺云。王在靈囿。傳。所以域養禽獸也。天子百里。諸侯四十里。成十八年注。又云。天子圍方百里。大國公侯十里。伯七里。子男五里。不同者。蓋本無定制。故說有歧殊也。則傳意諸侯自有圍。有禽獸可取。足供祭享之用。而經書田狩。因摠爲難。故注云。据有圍也。

一曰乾豆〔注〕一者第一之殺也。自左膘射之。達於右髀。中心死疾。鮮屑。故乾而豆之。中薦於宗廟。豆。祭器名。狀如鐙。天子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卿上大夫八。下大夫六。

十三〔疏〕

禮記王制云。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易比云。王用三驅。馬融云。一曰乾豆。二曰賓客。三曰充君之庖。穀梁傳。四時之田用三焉。唯其所先得。一爲乾豆。二爲賓客。三爲充君之庖。乾禮記釋

文云。音干。則讀如詩中谷有藿。嘆其乾矣。之乾。謂燥也。正字亦宜作漑。見玉篇。○注一者。至宗廟。○詩車攻云。大庖不盈。毛傳。故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髀。爲上殺。孔疏。自左膘而射之。達於右肩。髀爲上殺。以其貫心死疾。肉最潔美。故以爲乾豆也。范云。上殺中心死速。乾之以爲豆實。可以祭祀。十行本。髀作髀。校勘記云。依說文當作髀。古書有作髀者。从身誤。屑。鄂本作絜。毛本作潔。非按。屑猶絜也。故不絜謂之不屑。孔詩疏。或卽用此注。用作絜是也。應說文肉部。臄。牛脅後髀前合革肉也。釋文引三蒼云。小腹兩邊肉。段氏玉裁說文注云。他處革與肉可分割。獨此處不可分割。故也。七發所謂犗牛之腴。其實凡獸皆然。不專牛也。廣韻云。脅前。蓋近脅處。今人謂馬肥爲臄肥。謂最薄處。皮肉相合者也。髀。釋文云。本又作髀。說文骨部。髀。肩前也。士喪禮記。卽牀而奠。當髀注。髀。肩頭也。是髀卽髀字。釋文引字林云。肩前兩乳骨也。蓋左小腹旁。邪達于右肩。必貫心。故死疾而鮮絜也。舊疏云。時王之禮。古制無文。按此必有成文。故毛詩傳。何氏此注。並依而用之。古籍散亡。不可考耳。王制注云。乾豆。謂腊之以爲祭祀豆實也。孔疏。

豆實非脯而云乾者謂作醢及臠先乾其肉也此云乾而豆之疑有誤字○注豆祭至如饗○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籩瓦豆謂之登郭注豆禮器也登卽膏登也禮記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饗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饗豆下附也急就章饗所以盛膏夜然燎者也其形若杆而中施釘有柎者曰饗無柎者曰錠柎謂下施足也蓋豆籩登形制皆同但有竹木瓦之殊故詩生民云叩盛于豆于豆于登明皆祭器名故毛傳云豆薦菹醢也登太羹也按說文豆古食肉器也周禮梓人所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禮記坊記觴酒豆肉卽此其祭器當作椹說文云木器謂之椹从木豆是也饗當作彝說文彝禮器也讀若饗同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滹不和實于饗卽此其祭統之饗自足下附之名豆籩登三者皆有之也郭注爾雅又以膏饗形狀似禮器之登故以膏登釋之說文饗錠也楚辭招魂云蘭膏明燭華饗錯些是也此注云狀如饗蓋同郭義○注天子至士三○各本作士二依鄂本正穀梁疏亦引作三自下大夫上禮器文彼無卿字是也舊疏云其士三者何氏差也鄭注禮器云豆之數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公食大夫禮曰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於醬東此食下大夫而豆六則其餘著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設於戶西凡致饗餼堂上之豆數可知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二侯伯之豆三十有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有四其東西夾各六孔疏皇氏云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者天子庶羞百二十品籩豆各六十今云二十六者說堂上數也堂下東西夾各十七兩十七合三十四就二十六故合六十也今按禮有正羞庶羞故公食大夫禮設韭菹醢醢六豆設於醬東是正羞也庶羞設於稻南臠臠牛炙之等十六豆謂之庶羞又掌客云公豆四十又云食四十則豆盛正羞食謂庶羞也故鄭注掌客云食者其庶羞美可食者是庶羞與正羞別此上大夫八豆下大夫六豆皆爲正羞而天子二十六豆亦爲正羞故熊氏以爲正羞醢醢百二十甗之等但不知堂夾若爲陳列皇氏以爲庶羞其義非也鄭引公食大夫禮以證下大夫六豆之義下大夫六豆設於堂上則天子之豆二十有六諸公十有六諸侯十有二亦設于堂上矣聘禮致饗餼於上大夫堂上八豆西夾六豆東方亦如之是堂上東西夾各設其豆東西夾又減於堂上之數上公堂上十六豆故知東西夾各十二侯伯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十子男堂上十二故知東西夾各六也按豆數見之掌客其陳于堂上及東西夾則鄭氏以義言之也經

義述聞云。由公而侯而上大夫。皆降殺以四。而由天子而公。則降殺以十。多寡不齊。天子與諸公爲君臣。猶諸侯與上大夫也。諸侯多於上大夫四豆。而天子多於諸公乃十豆。增減之例。亦不相準。疑本作天子之豆二十。因下文諸公十有六。遂衍有六二字。二十者。五四之合數也。故其降殺以四。四四得十六。故諸公十六。三四得十二。故諸侯十有二。二四得八。故上大夫八。下大夫再命。但卑於上大夫一命。故降殺以四之半而六也。若二十六。則既多於四六之合數。而又少於四七之合數。將何以爲降殺之本。與。公羊注蓋亦後人據誤本禮記加之也。鄭注以此豆數以堂上之豆說曰。周禮。公之豆四十。其東西夾各十有二。侯伯之豆三十二。其東西夾各十子。男之豆二十四。其東西夾各六。是鄭稽合周禮禮器之豆數也。天子之豆。周禮雖不言其數。然公以下之豆。皆登降以八。則由公豆而登之。天子之豆。當四十有八。而在堂上者二十。東西夾各十有四。其數正相合也。若謂堂上之豆二十有六。則東西夾各十有一。而餘一。非鼎俎奇而籩豆偶之義矣。陸佃說以醢人四豆曰。天子朝事八豆。饋食八豆。又加豆八。蓋豆二。所謂二十有六。按醢人注。朝事爲薦血腥之祭。饋食爲薦孰之祭。此天子之豆。不云宗廟之祭。則非指祭祀言之。故鄭注謂天子朔食。諸侯相食。及食大夫也。陸說似是而非。此說乾豆爲祭事。何氏引禮器文者。特因豆廣言之。不必卽以此豆數爲祭品也。宋本作士三。似不如作士二爲是。籩豆偶故也。上下大夫尊卑相近。故降殺以兩。士卑于大夫。故亦降殺四也。

一曰賓客〔注〕二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臆射之。

達於右脾。遠心死難。故以爲賓客〔疏〕

注二者至賓客。釋文作左脾。云方爾反。又步啓反。股外也。本又作臆。校勘記云。按左右皆脾股之脾。非脾肺之脾。何注脾字二見。皆當作脾。按說

文肉部。脾。土臧也。無所謂左右骨部。脾。股外也。肉部。股。脾也。又大部。奎。兩脾之間也。則脾爲股外骨名。故得有左右。沈氏影釋骨云。腰髀骨旁臨兩股者曰堅骨。曰大骨。曰髀。一身之屈伸司焉。故通曰機關。關之旁曰脾樞。亦曰樞。機者。脾骨之入樞者也。在膝以上曰脾骨。曰股骨。其直者曰捷。其斜上俠髓者。則所謂機也。由左臆達右脾。遠心死稍遲。肉已不及一殺之鮮絮。故以爲賓客也。詩車攻傳云。射右耳。本次之箋云。射當爲達。孔疏。次殺右耳。本當自左肩髀也。不言自左。舉下殺之射左脾。可推而知也。與此

微異。范云：次殺射髀髀，死差遲，與何氏合。爲賓客者，爲賓客之俎實也。

三日充君之庖。〔注〕充，備也。庖，廚也。三者，第二之殺也。自左臠

射之，達於右膾，中腸胃，汚泡，死遲，故以充君之庖。廚已有三牲，必田狩者，孝子之意，以爲己之所養，不如天地自然之性，逸豫肥美，禽獸多，則傷五穀，因習兵事，又不空設，故因以捕禽獸，所以共

承宗廟，示不忘武備。又因以爲田除害，狩例時，此月者，譏不時也。周之正月，夏之十一月，陽氣始

施，鳥獸懷任，草木萌芽，非所以養微。〔疏〕

注充備也。○小爾雅廣言云：充，備也。○注庖廚也。○廣雅釋室云：庖，廚也。王制注：庖，今之廚也。說文广部：庖，廚也。○注三者至庖廚。○校勘記

云：膾，宋本、閩本同。毛本作膾，誤。胃，各本亦作膾，俗字。遲，各本作遲。詩車攻傳云：射左髀，達於右髀，爲下殺。校勘記云：五經文字：髀，羊紹反。見春秋傳。又作髀。見詩。見春秋傳者，卽指公羊此注也。見詩者，指毛詩車攻傳也。今詩傳作髀，此注作膾，皆髀字形近之訛。作髀从肖，故音羊紹反。毛詩音義：字書無髀字。一本作髀，與張參所據春秋傳正合。然則毛詩傳：公羊注，皆當作髀。廣韻三十小云：髀，堅骨。按：髀，髀，髀皆不見於說文。而集韻髀髀同以紹切。則丁度等所據作髀矣。集韻無髀字。五經文字注中髀乃膾之誤。詩音義髀字亦膾之誤。按詩釋文云：髀，餘繞反。又胡可反。謂水臠也。字書無此字。一本作髀。音羊紹反。又羊招反。呂忱子小反。此傳釋文云：右膾羊紹反。字林子小反。一本作脰。音賢。髀與膾俱不得音羊紹反。當依詩釋文所引一本作臠，似爲近之。臠爲脅後肉，自左脅後，達右脅後，適中腸胃，汚泡，死最遲。肉故惡，故充君之庖也。范云：下殺中腸，汚泡，死最遲。先宗廟，次賓客，後庖廚，尊神敬客之義。按：今公羊釋文作膾，亦誤。膾不得音羊紹反。故校勘記云：膾當作髀也。○注已有至除害。○皆書大傳文。見儀禮集傳。

集注引三牲謂牛羊豕。下八年注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太牢是也。釋文捕本又作搏音博按當作搏禽獸御覽引韓詩內傳曰春曰畋夏曰搜秋曰獮冬曰狩天子抗大綬諸侯小綬羣下獻禽其下天子親射之于門夫田獵因以講道義習武簡兵也說苑修文云其謂之畋何聖人舉事反本五穀者以奉宗廟養萬民也去禽獸害稼穡者故以田言之聖人作名號而事義可知也後漢書陳蕃傳臣聞人君事於苑囿唯仲秋西郊順時講武殺禽助祭以敦孝敬御覽引白虎通云王者諸侯所以田獵何爲田除害上以共宗廟下以簡集士衆也續漢志引蔡邕月令章句云寄戎事之教於田獵武事不空設必有以誠故寄教于田獵閑肄五兵焉又書鈔引白虎通云王者祭宗廟親自取禽者何尊重先祖必欲自射加功力焉穀梁秋蒐于紅傳云因蒐狩以習用武事禮之大者也艾蘭以爲防置旃以爲轅門以葛覆質以爲樂流旁握御擊者不得入車軌塵馬候蹄揜禽旅御者不失其馳然後射者能中過防弗逐不從奔之道也面傷不獻不成禽雖多天子取三十焉其餘與士衆以習射于射宮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知古之貴仁義而賤勇力也○注狩例時○舊疏云卽莊四年冬公及齊人狩于郟僖二十八年冬天王狩于河陽是也○注此月至養微○公羊問答云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則蘭夜于生月令仲冬曰日短至陰陽爭諸生蕩芸始生荔挺出後漢書陳寵傳云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有一月有蘭射于芸荔之應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此可見三代時月相變而宋儒夏時冠月之說不足據按冬夏至陰陽之微五者順時舉事故以養微爲重也若然夏小正十一月王狩周禮仲冬遂以狩田者彼當王之制此春秋制也故書月以譏不時與舊疏云在哀十四年孔子欲夏之孟冬以爲田狩之月

夏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

宰渠伯糾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宰渠伯糾何〔注〕据劉卷卒氏采不名且字

〔疏〕

惠氏棟左傳補注云案渠周邑昭二十六年傳劉子以王出次于渠注云周地然則伯糾蓋氏於邑者○注據劉至且字○見定四年劉其氏卷其且字不名也據以難稱伯義也

下大夫也〔注〕

天子下大夫繫官氏名且字繫官者卑不得專官事也稱伯者上敬老也上敬老則民益孝上尊齒則民益弟是以王者以父事三老兄事五更食之於辟離天子親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率民之至也先王之所以治天下者有五貴有德爲其近於道也貴臣貴其近於君也貴老貴其近於父也敬長貴其敬於兄也慈幼貴其近於子弟也禮君於臣而不名者有五諸父兄不名經曰王札子是也詩曰王謂叔父是也上大夫不名祭伯是也盛德之士不名叔肸是也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下去二時者桓公無王而行天子不能誅反下聘之故爲貶見其罪

明不宜〔疏〕

注天子至且字○校勘記云段云且字者謂經之糾也經稱且字又稱伯者以其爲老臣也且字見儀禮注禮記注又見公羊宣十五年注定四年注疏家多不解其義如言仲山甫山甫爲且字合仲乃爲字周制如

此故公羊糾札卷不連伯仲皆且字也此雖言伯糾而注云且字則專釋糾也下方釋伯耳則注名字疑衍渠非名也繫官氏官謂宰氏謂渠也段氏玉裁經韻樓集云各本於且上衍一名字疏云渠是名然則下文云老臣不名宰渠伯糾是也作何解乎此

由淺人不解且字之愷。因添名字於此。謂渠是名。糾是字。名而又字。故曰名且字。而不省。注明言不名也。且二百四十四年。有一人名字兼書者乎。上文注據劉卷氏采不名且字。氏采者。劉也。卷者。不名。目其且字也。此則且字上稱伯爲異。按說文且。薦也。廣雅釋言且。借也。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疏引音義隱云。且假借此字也。雜記疏。檀弓云。五十以伯仲。是正字。二十之時曰某甫。是且字。言且爲之立字。經韻樓集又云。凡承藉於下曰且。凡冠而字之。祇一字耳。必五十而後以伯仲。故下一字所以承藉伯仲也。言伯某仲某。是稱字。單言某甫。是稱其且字。若韓非於孔子單言尼。蓋五十以前事也。此注家且字之說也。鄉飲酒禮。某子受酬。注某者衆賓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又少牢饋食禮。皇祖伯某。注伯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又檀弓。烏乎哀哉。尼父。注因且字而爲之諡。又雜記。陽童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特性篇。某子之某爲伯仲。故注稱祖字少牢篇。伯某之某爲某甫。故注稱且字。義各有當也。若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正與士喪禮檀弓雜記注文一律。今各本譌爲某甫皇祖字也。此淺人傳寫之誤。又公羊宣十五年注云。札者冠且字也。定四年。桓四年。皆言且字。皆置伯仲單言某甫。與鄭注無不合。坊記。其死曰孟子卒。注孟子蓋其且字。此蓋謂經之孟猶男子之伯仲。經之子猶男子之某甫。諱娶同姓。故書字也。按且猶言藉也。冠後稱伯某甫。叔仲季。唯其所當。不當單稱伯仲。故以甫字藉之。若言承藉之義。音義隱之作此讀。孔疏言且爲之作字。皆屬誤解。○注繫官至事也。○周禮天官之屬。有大宰。小宰。宰夫。太宰。卿。小宰。中大夫。宰。夫。下大夫。伯糾。其宰夫與六官之屬。皆大事。則從其長。宰夫視太宰。小宰卑。故知不得專官事也。左氏以糾爲名。傳曰父在故名。疏引何氏膏言以爲左氏宰渠伯糾。父在故名。仍叔之子。何以不名。又仍叔之子。以爲父在稱子。伯糾何以父在不稱子。鄭箴之曰。仍叔之子。譏其幼弱。故略言子。不名之。至於伯糾。能堪聘事私覲。又不失子道。故名且字也。按伯糾之能堪聘事與否。三傳無文。不足以難何氏。左傳明云。故名而鄭氏以爲名且字。亦非左氏義。劉氏逢祿評云。左氏此條亦譌。劉歆不解天子下大夫名且字之例。妄生異說。○注稱伯至益弟。○莊二十五年。陳侯使女叔來聘。注稱字者。敬老也。禮七十雖庶人。主孝而禮之。繁露爲人者篇。雖天子必有尊也。教以孝也。必

有先也。教以弟也。此威勢不足獨恃。而教化之功不大乎。禮記大學云。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鄭注。老老長長。謂尊老敬長也。又祭義云。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以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長。則民貴用命。又云。虞夏殷周。天下之盛王也。未有遺年者。年之貴乎天下久矣。次乎事親也。鄭注。言其先老也。是也。○注是以至至也。○各本饋作餽。依宋本正。釋文作而饋。禮記祭義云。是故至孝近乎王。至弟近乎霸。至孝近乎王。雖天子必有父。至弟近乎霸。雖諸侯必有兄。注。天子有所父事。諸侯有所兄事。謂若三老五更也。又云。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次事親。又樂記亦云。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醕。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孔疏。袒而割牲。謂牲入之時。天子親割也。執醬而饋。謂食之時。親執醬而饋也。執爵而醕。謂食罷。親執爵而醕之也。白虎通鄉射云。王者父事三老。兄事五更者。何。欲陳孝弟之德。以示天下也。故雖天子必有尊也。言有父也。必有先也。言有兄也。天子臨辟雍。親袒割牲。尊三老。父象也。謁者奉几杖。授安車。輶輪。供綬執授。兄事五更。寵接禮交。加客謙敬。順貌也。禮記祭義曰。祀于明堂。所以教諸侯之孝也。享三老五更于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也。不正言父兄。言老更者。老者壽考也。欲言所令者多也。更者更也。所更愿者衆也。卽如是不但言老言三。何。欲其明於天地人之道而老也。五更者。欲其明於五行之道而更事也。三老五更。幾人乎。曰各一人。何以知之。旣以父事父一而已。不宜有三。又王者不臣云。不臣也。皆年老更事致仕者也。天子以父兄養之。示天下之孝悌也。其禮亡。以鄉飲酒禮言之。席位之處。則三老如賓。五更如介。羣老如衆賓。又文王世子云。適饌省醴。養老之珍具。遂發詠焉。退修之。以孝養也。注。親視其所有。退修之。謂旣迎而入。獻之以醴。獻畢而樂闋。獨斷云。天子父事三老者。適成於天地人也。兄事五更者。訓于五品也。更者長也。更相代至五也。能以善道改更已也。又三老。老謂久也。舊也。壽也。皆取首妻男女完具者。古者天子親袒割牲。執醬而饋。三公設几。九卿正履。使者安車輶輪。送迎而至其家。天子獨拜於屏。其明且。三公詣闕謝。以其禮過厚故也。又五更或爲叟。叟老稱。與三老同義也。○注先王至弟也。○禮記祭

義文注云言治國有家道彼文貴貴貴老敬長慈幼下貴字皆作爲貴臣作貴貴近於父作近於親子下無弟字○注禮君至是也○校勘記云王謂宋本闕本同監本毛本謂改曰非禮記明堂位注亦作王謂叔父當據韓魯詩何所據詩多與毛鄭異鄭禮記亦與箋詩本異也舊疏云有何氏之意故皆取經以當之王札子者宣十五年傳云王札子者何長庶之號也注天子之庶見札者冠且字也禮天子庶兄冠而不名所以尊之是也所引詩見魯頌闕宮彼云子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成王稱周公語也祭伯者隱九年傳云祭伯者何天子之大夫也是也叔辟者宣十七年注云稱字者賢之宣公篡立叔辟不仕其朝不食其祿終身於貧賤故孔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此之謂也是也白虎通王者不臣云王者臣有不名者五先王老臣不名親與先王戮力共治國同功於天下故尊而不名也尙書曰咨爾伯不言名也不名者貴賢者而已共成先祖功德德加於百姓者也春秋單伯不言名傳曰吾大夫之命于天子者也盛德之士不名尊賢也春秋曰公弟叔辟諸父諸兄不名諸父諸兄親與己父兄有敵體之義也詩云王曰叔父春秋傳曰王札子何長庶之稱也不名盛德之士者不可屈以爵祿也說苑臣術云湯曰何謂臣而不臣伊尹對曰君之所不名臣者四諸父臣而不名諸兄臣而不名先王之臣臣而不名盛德之士臣而不名是謂大順也無上大夫按班氏據尙書咨爾伯以證老臣不名何氏說公羊故據宰渠伯糾言也按禮記月令云聘名士鄭注名士不仕者疏引蔡邕章句云名士者謂其德行貞純道術通明王者不得臣而隱居不仕者也卽此盛德之士也叔辟釋文作叔辟闕本監本毛本作辟按說文此字正作辟从十从宀○注下去至不宜○春秋正辭云程子曰人理滅矣天運乖矣陰陽失序歲功不具矣故不具四時書曰今其有令罔後汝何生在上其不具於是年何也其諸以朝聘之者與按隱七年天王使凡伯來聘注云書者喜之也古者諸侯有較德殊風異行天子聘問之今桓公無王而行王法所當誅今反下聘賞罰乖方有春夏而無秋冬之象也

五年春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

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注〕憾者，狂也。齊人語。〔疏〕

校勘記云：憾，唐石經諸本同。釋文作憾，呼述反。按憾字當作憾，字之誤也。廣雅釋詁云：憾，怒也。

又釋訓：憾，憾亂也。曹憲音呼述反，今亦誤作憾。禮運：故鳥不觸，故獸不狘。注：狘，狘，皆飛走之貌也。釋文：狘，況越反。憾，憾義同。皆戍聲。玉篇：心部，憾，許律反，怒也。廣韻：六術，狘，狂也。皆从戍，不誤。按釋文亦音呼述反。則陸本亦當从戍作狘。○注：憾者，至人語。○白虎通考：黜云：諸侯暗聾跛躄惡疾，不免黜者，何？尊人君也。春秋曰：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有狂易之病，蜚亡而死，由不絕也。是憾爲狂也。按說文：犬部，狘，獸走貌。禮運：狘，驚走也。人發狂多驚而飛走，故曰狂易。易者，輕辭。文十二年傳：俾君子易急。注：易急，猶輕情，是也。正字作傷。說文：人部，傷，輕也。是也。惠氏士奇春秋說云：或曰：兩日之間，有闕文，我未之前聞也。公穀皆有師傳，本之子夏必非臆說。公羊謂以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漢儒謂有狂易之疾，蜚亡而死，故甲戌日亡，莫知所在。己丑日乃得其屍。說者謂匹夫或有之人，君必不然。愚謂病而發狂，何有貴賤？古者諸侯暗聾跛躄惡疾，皆不免。所以尊君，唯世子有惡疾，則廢。陳侯非惡疾，乃病狂，亦謂之貞疾。病狂之人，不可以君國。子民陳之，臣子當告之於王，免之而立其子，則安得有陳佗之亂乎？故春秋如其再赴之日而書之。蓋言君死不知其日，所以罪其臣也。史記田齊世家云：桓公病，蔡人爲佗殺桓公，鮑及太子免而立佗，是爲厲公。與此不合。按左傳亦無殺桓公事。陳杞世家亦但言蔡人爲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亦不言桓公被殺，均與左傳違。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而得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也。

〔注〕君子謂孔子也。以二日卒之者，闕疑。〔疏〕

通義云：惠氏說死而得者，言得其屍也。古通用死爲屍字。讀若陳湯傳求谷吉等死，按死亦或屍之壞字。傳寫者脫去尸字與。

○注：君子謂孔子。○舊疏云：正以哀十四年傳云：君子曷爲爲春秋故也。○注：以二至闕疑。○繁露觀德云：甲戌己丑，陳侯鮑卒。書所見也，而不言其闕者，穀梁傳何爲以二日卒之？春秋之義，信以傳信，疑以傳疑。陳侯以甲戌之日出，己丑之日得，不知死之

日故舉二日以包之也。正月書甲戌己丑，甲戌爲月之二十一日，己丑爲二月之七日。傳云：曷爲以二日卒之？憾也。甲戌之日亡，己丑之日死，君子疑焉，故以二日卒之。然則經不別月者，傳疑之辭焉。按：甲戌己丑相距十六日，若是再赴，陳人不應謬妄若此。當以此傳爲正。范氏說穀梁，以爲辟病潛行，未知所據。論語爲政云：多聞闕疑，戴氏望注云：多聞，謂所傳聞世所聞世也。春秋於所傳聞所聞世闕疑，皆據魯史舊文，如陳侯鮑卒以二日，夏五無月，郭公繫曹下，皆是也。

夏齊侯鄭伯如紀。

外相如不書，此何以書？〔注〕據蔡侯東國卒于楚不言如也。〔疏〕

注據蔡至如也。○舊疏云：在昭二十三年夏，按襄二十六

年許男甯卒于楚，在蔡侯之前而不據之者，科取一以當之，不以後見義，或者以蔡是大國齊之類，故取之。

離不言會也。〔注〕時紀不與會，故略言如也。春秋

始錄內小惡，書內離會，略外小惡，不書外離會，至所聞之世，著治升平，內諸夏而詳錄之，乃書外

離會，嫌外離會常書，故變文見意，以別嫌明疑。〔疏〕

繁露奉本云：大國齊宋，離不言會，疑當作齊鄭。按：鄭伯爵，得爲大國者，春秋之初，鄭莊號爲強盛，時與齊宋諸國會

盟征伐故也。鄭注曲禮離坐離立云：離，兩也。兩相麗，謂之離。玉篇：佳部，離，兩也。兩國相會，故曰離會。○注時紀至如也。○上二年，蔡侯鄭伯會于鄆，傳離不言會，此其言會何？蓋鄆與會爾，明紀若與會，則非離會。當書齊侯鄭伯會于紀矣。通義云：紀與會，則爲參，紀不與會，則爲離。參則可曰齊侯鄭伯會于紀，離則不可曰會于紀。故變文以明之。此卽對蔡侯鄭伯會于鄆發傳，唯爲就人國都而會者，須分別主人與不與，故作此例。若齊侯宋公會于洮，洮既非國，自無所嫌，離亦言會矣。左傳謂齊侯鄭伯朝于紀，欲